

從這兩個星期大家學講《無量壽經》，每個人都有進步，這是一個好現象，但是決定不能以此為足，那就沒有進步了，應該更努力、更發憤。

佛法修學的功夫要稍稍得力了，跟世間一般常人確實有些不同，這些地方就能夠體驗到三寶的加持。諸佛菩薩大慈大悲，不求他，他也加持你，你不相信他，他還是加持你，這叫做大慈大悲，不是因為你不信他，他就不加持你，沒有這個道理的，那他還有分別心，還有執著，跟凡夫就沒有兩樣。只要你的念頭、行持與道相應，與善法相應，都會得到加持，才顯示出大慈悲，特別是在智慧跟體力這兩方面，你要是細微的去觀察會體驗到，平常我們工作時間長了，體力支持不住，但是你在佛法修學上就不會有這個現象。

黃念祖老居士寫《無量壽經》註解，七十多歲的人，他常常是從晚上寫到天亮，所以你們年輕人晚上三點鐘睡覺算什麼？七、八十歲常常都搞通宵的，白天總有人打閒岔在所不免，晚上時間清靜。黃老居士生活很清苦，沒有人照顧。我到北京去看他，他那時候將近八十歲了，還要自己洗衣服，自己煮飯，一個人生活，還那麼勤奮用功，每天佛號不間斷，還要看書、寫書，還要應付許多的信件，不容易，這個體力是三寶加持的。我聽說他走的時候是因為跌了一跤，腿跌斷了，這是老人沒人照顧。在台灣過去有位道安老法師，也是半夜起來上洗手間跌倒了，他是七十歲，跌倒之後就爬不起來，因為洗手間地上是瓷磚，那個時候是冬天，凍了一夜，那個病從這兒起的。因為他住的地方跟大眾住的地方距離很遠，他住在四樓，所以怎麼叫也不會有人聽到。我們看到這些現象曉得佛菩薩

加持。

這些大德們到這個世間來，他們什麼時候去，這個因緣不可思議。從整個佛法弘傳上來觀察，來去的意義就很深了，不是偶然的。世間人住世的長短是受業力的支配，自己做不了主宰。學佛功夫得力，實在上說願力可以支持，願力可以改變業力，世法裡面斷惡修善、積功累德也能夠改變。你們讀《了凡四訓》，你看了凡先生怎樣改變他的命運，他那個改變命運我們看得很清楚，一個是自己徹底覺悟了，另外一個是得三寶加持。不要以為袁了凡是世間一個人，我們眼睛看的是佛菩薩示現。諸佛菩薩在世間給一切眾生示現一個好樣子，這是非常明顯的一個好榜樣。

在他那個時代，明朝末年，他大概跟蓮池大師同時代，比蕩益大師早一些，那個時候人心還淳厚，社會淳樸，沒有現在這樣的誘惑力，做起來很容易。現在這個社會要能學像袁了凡那個樣子，功力應該超過袁了凡十倍以上都不止，沒有那個功力經不起現代社會的誘惑，這個社會正是《楞嚴經》上所說的「邪師說法如恒河沙」，這一點都沒錯。你在這個社會上各種行業各個階層，你聽他們所說的，他們所想的，他們所做的，都是叫人動心，都是叫人動情，生情動心，凡是生情動心都是魔，這就叫你起煩惱，佛是叫我們修清淨心，大乘佛法教我們「即相離相」，心永遠是清淨的。

在古時候，一個道場每天講經說法沒有中斷過的，寺院裡面首座和尚就是教務長，主管教學的；維那就是糾察，管訓導的，哪裡像現在？所以諸位在此地短短時間當中，我每天勉勵大家要善體佛心，佛心就是我們的真心，我們應該怎麼做法，自己要認識清楚，要有智慧、有毅力、有決心，不怕任何艱難，我們把路走出來。我出家之後跟白聖法師，白老法師對我也非常愛護，也照顧得很周到，超過一般同學，可是他不希望我走講經的路子，他要我在他身邊

幫他辦事，這不是我出家的本願，我不是為這個出家的。跟他就是作經懺佛事，搞法會，搞熱鬧，搞這個東西。我到台中跟李老師學講經，這是他最不滿意的一樁事情，最後找我談話，「如果你要到台中去學，你以後就不要再回來了」，這個話說得很嚴重，我想了一想，「我們還是學佛法要緊，不回來就不回來」，我這樣就離開臨濟寺了，離開臨濟寺沒有地方住，掛單的地方都沒有。因為在台灣佛教界裡面大家都曉得李炳南老居士，表面上都很尊敬，實際上排斥，稱他作四寶，聽說我是跟李老學的，每位法師見到都很客氣，但是你要想在他道場住一晚上，不行，頂多招待你吃一餐飯，真正是逼得我走投無路。

我在這麼艱苦的環境下定決心到台中去，到哪裡去住？我們也不能麻煩李老師，你給他添麻煩，我們也過意不去。火車站上的長板凳，一些流浪漢每天晚上都在那兒睡，我看中那個地方不錯，我找到晚上睡的地方，吃飯就托鉢，我是這種決心到台中去的，我多自在。我吃飯去托鉢，晚上火車站、公園裡睡長板凳，李老師不講經的時候，我到圖書館讀書，講經上課我就去聽課。我到台中去見到李老師，我就把我想的情形跟他老人家說了一下，我說「這個生活好，跟釋迦牟尼佛當年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好」。他笑了笑，「好是好」，他說「人家會罵我，你們台中佛法對待一個出家人這個樣子還得了！」我說「那怎麼辦？」「你到圖書館來住」，結果我就住他那個慈光圖書館去了。我沒找他麻煩，他怕別人罵他，所以在圖書館給我找個小地方。我住的那個房間多大？在台灣是兩個榻榻米，算平方米是六個平方米，一張床一個桌子，我在那裡住了七、八年。你沒有毅力、決心，怕死，那你就不必學了。不怕死，什麼都不在乎。

我在台中期間一天吃一餐，省事。讀書、拜佛差不多也常常到

兩、三點鐘，這是正常的現象。一個星期總有一、兩天到早晨，到早晨都不知道，怎麼天亮了？都不曉得。我自己讀書用功都在晚上，白天我不看書的，晚上清靜是用功最好的時候。所以一個人在一生當中要有方向目標，要精進不懈，鍥而不捨，你才會成功。用功也不必讓人知道，知道了惹麻煩，為什麼？有很多嫉妒心重的人就障礙。我在台中十年，大家都看到我天天玩，沒事跟大家聊天，他們常住有些事情我可以幫忙的幫幫他的忙。所以一定要把握寶貴的光陰，不能讓光陰空過，我們一生的壽命很短促，不要以為現在很年輕，很快就老了，所以精進不懈是一生的事情，不是一個階段；一定得到三寶加持，絕不顧忌生命，如果顧忌這個身體，什麼事都不能辦，而且經上給我們講得那麼明白清楚，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。

我們在社會上看到一個現象，我有許多同學、朋友，他們都受過很好的教育，都受過高等教育，工作對社會也有相當的貢獻，年歲大了退休了，沒退休之前的精神體力都很充沛，我們常常在一起聚會，談笑風生。退休之後，兩年不見面就好像老了二十年一樣，什麼道理？一切法從心想生。他有工作的時候沒有想到老這個事情，退休之後沒有事情，想老了，天天想老，老得就好快，一年就好像老十年一樣，就這麼個事情。老了怎麼樣？老了就想到這裡痛，那裡病痛，一身病就來了，就這麼回事情。退休的人天天想老，住到老人院裡去很糟糕，看到都是老人，想到自己也是老人，今天看這個房間的人走了，明天那個，看看輪到自已了，你說那個日子多難過！我們中國人常講坐吃等死，老人院是等死院，這個日子多難過。

我們弘揚佛法，現在這個世界人口老化愈來愈嚴重，愈來愈多，老人是我們教化最重要的對象，因為他退休了沒事情可以專心學

佛，不要想老，讓他去想佛，你說那個多自在，所以我們佛教搞老人公寓、老人退休村非常有必要。我念念當中都是把這個作為將來佛教道場的模式，我也想了十幾二十年了，將來道場就是老人退休村。現在年輕人在社會上拼命，他哪有時間學佛？不可能。對年輕人只能給他一個佛學概念，告訴他佛教很好，讓他退休之後可以專心來修學。所以在教學年齡當中，我們決定是選退休的老人，幫助他，讓他的觀念轉過來，研究經教，這個裡頭趣味很濃。天天想佛，把老忘了，他就不老了。人沒有病如果天天想，病就想出來了。

我以前有一位同修，現在還在香港，這個人還算不錯，很會養生，還沒死，他今年大概有七十五、六歲，比我大一點。他從小出家，以後跟著軍隊到台灣，在軍隊上退不下來，他身體又好，他就裝心臟病，裝了一年多真的得心臟病，你看從心想生沒錯，以後就很麻煩，常常要照顧這個身體；這個人也很聰明。去年我在此地住居士林的時候，好像他曾經到這裡來參加光明山的水陸法會，我沒有碰到他，聽說他來了。所以佛經上講的沒錯，一切法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所以一個人要有健康的身體一定要有健康的心理，這比什麼都重要。天天想病哪有不生病的道理？天天想病，天天治病，這個病要能治得好，我不相信，為什麼？沒這個道理。什麼時候病會治好？心裡頭沒有病，你身體就沒有病了。你心裡有佛，哪一尊佛生病？沒聽說佛生病的。佛生病是示現的，唱戲，演戲，演個病樣子給你看看，叫你們看到覺悟，哪裡是真生病？

希望你們同修要細心去觀察體會底下一個時代，佛法要走什麼樣的道路，怎樣做才能給社會帶來最大的利益，那個時候社會大眾不會排斥佛法了，就非常需要佛法，佛法對於社會有真實的貢獻。昨天電視台來訪問，問我一句話，「你們出家人沒有從事生產事業，你們對社會有什麼貢獻？」人家說我們是社會上的寄生蟲。他問

我這個話，我回答他：「如果沒有直接從事生產工作的人對社會就沒有貢獻的話，我說不止出家人」。他說：「那還有呢？」「政府做官的沒有從事生產，甚至於做總統的也沒從事生產，各階層學校這些做校長的、做教員的都沒有從事生產，跟我們一樣的，試問問他們是不是社會的寄生蟲？」他說：「那你們佛教對社會有什麼貢獻？」我說：「教學，社會教育，義務教育」。我說：「佛家的教學比世間的教學殊勝在哪裡？在世間當一個教員有報酬的，佛法熱心的教學沒有報酬的。你們學校做老師沒有報酬肯不肯上課？你們公務人員沒有報酬肯不肯上班？我們肯，你去想想就對了」。看問題要面面觀，不要看窄窄的那麼一點，那你會看錯。

今天社會大家都知道公認的，道德淪喪，社會動亂，人心趨向貪瞋痴，造作嚴重的罪業，佛法是道德教育，真是挽救這種不好的風氣，你能說沒有貢獻？佛法真正能夠普遍推行，社會能安定，安定才能夠繁榮興旺，安定是最重要的一樁大事情，而這個教育就是做這個工作。

由此可知，社會對我們誤解很深，我們不但用言語來解釋，要用行動來表現。如果一般人到寺廟裡面參觀，看到寺廟裡都在講學上課，那就不一樣了，那怎麼會相同？看到寺院裡面大家在念佛，大家在坐香，氣氛完全不同。一棟建築物裡面的人如果在修行，心地清淨、真誠，這個磁場不一樣，我們講氣氛，人家從外面進到你這個地方，氣氛感觸不相同，這叫道場莊嚴，氣氛不一樣，會有很明顯的感觸，這也就是經上所講的「依報隨著正報轉」，正報是人心，人心正，這個場合一進去之後，他感覺到特別的祥和。如果那個人心惡的話，他居住的環境你一接觸，寒毛直豎，殺氣騰騰，這些都可以證明佛在經上講依正的關係。